

鄞州作家文丛2

板壁上的油画

ban bi shang de you hua

张竹君
谢武稼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板壁上的油画

谢武稼 张竹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板壁上的油画 / 谢武稼, 张竹君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9

(鄞州作家文丛. 第2辑 / 麻承照主编)

ISBN 7-5059-4320-0

I. 板… II. ①谢…②张…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3913 号

书 名	鄞州作家文丛 2(1-10)
主 编	麻承照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姚晓晴
责任印制	王其芳
印 刷	宁波精英制版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300 千字
印 张	59.75
插 页	20 页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320-0/I · 3366
定 价	126.00 元

目 录

谢武稼之篇

我的上学经历	1
意象与意境	13
砍柴与拗笋	16
《雷雨》的原始情绪	18
野山情结	21
反语种种	23
柴娜，你好吗？	25
惊起一滩鸥鹭	27
路	29
沙金山下谱春秋	33
漫谈心理现象描写	40
惊魂之夜	42
语言的非语法现象	44
板壁上的油画	47
青埂峰下的弃石	51
七月的田野	54
宏升——一朵绽放的玫瑰	57
嵩山	65
审视祥林嫂的生存意义	68

石浦之歌	71
要悉心体会汉语语义	73
大松石	75
“二我差”	78
卖书	80
虚字在近体诗中的魅力	82
象山港畔一颗璀璨的明珠	84
给三门中专果园文学社的一封信	90
随机审美情趣	92
鲁迅小说的历史感	84
不是婚礼 胜似婚礼	97
我们也赶新潮	99
蛇蟠之行	101
海阔凭鱼跃	108
天高任鸟飞	112

张竹君之篇

说虾	122
窗台上的文竹	126
编麦杆玩具	128
蒙蒙	130
游朱家尖白山景区	132
全耳毛	135
紫罗兰	137

慧日禅寺之行	139
去邻村看露天电影	143
泉水花	146
悠悠护城河	148
拾穗又灭鼠	151
初识栀子花	153
那群孩子	155
走进唐老伯的家园	157
又见新茶绿	159
闻鸡起舞	162
阿咪	164
在云台公园	166
洗衣歌	168
谈理解	171
金银花儿香	173
满月前的小骏	175
拾泥螺	177
蓬勃的吊兰	179
和外孙女一起游儿童公园	181
广州——花之城和绿之城	184
游普陀紫竹院景点	186
看露天戏	189
冬天好美丽	191
忆六十年代沙耆	193

我的上学经历

我小学、中学各读了六年，大学念了五年，十七年的学校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这些留待以后去写了。下面记述了我的三次上学经过。读者看了或许会说，这些情形跟现在太不一样了。是的，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实在不利于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能力。

—

一九四四年，我八岁了，在岐山书院上的学，是春季班。岐山书院是洋学堂，跟私塾不一样，它班级多，教师也多，除开国文和算术课外，各年级都开设音乐、体育、美术课。音乐课三年级以下是边唱边跳的唱游课。到了五年级，增设历史、地理、自然、公民(政治)等课。从这样的学堂出来的学生，其知识要比私塾出来的丰富和全面多了。

上学那天夜里，我好几次醒来，从被窝里坐起，瞧天亮了没有，把与我同床的哥哥折腾得没睡好觉。当晨曦刚从窗

户透了进来，我就一骨碌起了床。哥哥抱怨道：

“弟弟，别人上学，哪有你的兴奋劲。”

这时，我听到厨房里有碰碗盏的声音，母亲已经在下厨了。果然，母亲在喊了：

“圣康、贤康，你们两兄弟起来了，洗脸吃早饭吧。”

母亲端了两碗糖煮蛋到饭桌上。上学的人吃糖煮蛋是瞻岐的风俗，大概是为图吉利吧，哥哥今天也沾了光。吃罢饭，母亲吩咐道：

“圣康，你带上三柱清香，陪弟弟先去参拜孔老夫子，别忘了。”

我跟随哥哥去岐山书院。岐山书院离家约有一里地。它建在村庄外的下坊地和沙塔之间，是个长条形的建筑群。瞻岐是个大村庄，有千多户人家，谢姓居多，约占四分之三强，余下的是周姓人家了。岐山书院有产业田百多亩，按现在的话说，是教育基金了。老祖宗对我们晚辈子孙多关心呀。

一踏进岐山书院校门，哥哥就指给我看一株桂花树。我差点儿“噙”了一声，好大的桂花树呀。它长在一幢楼房前的左首天井里，树干笔直不说，其枝杈撑开得像一顶帐篷，且高于屋顶。哥哥说，它是八月金桂，开起花来，稠稠密密的，香气扑鼻。我听后，对那棵桂花树产生一种敬仰感，天真地想道，它莫不是大人们常说的从人间飞到月亮上去的仙女嫦娥把她心爱的桂花树下放到地球上来，以示她对人间的思念。我这样想着的时候，忽然想起圣人孔老夫子，就脱口说道：“哥哥，孔子住在哪呀？”哥哥被我问得愣住了，但很快反应过来，他大概明白了我的意思，是在问孔子牌位放在哪，回答我说：“在楼上东首间。”

我们踏着扶梯而上，走进了光线很暗的房间。房间里什

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摆放孔子牌位的神龛。哥哥把三柱清香点燃插上，叫我向孔子牌位拜上三拜。我看到神龛里面有纸灰，感到好生奇怪。哥哥告诉我，被丢在地上写有字的纸屑，如果让人踩了，那是对孔子的不敬(亵渎)，我们读书的人不能那样做，于是把地上的字纸捡了起来到这儿来焚烧。哥哥这么一说，解开了我心头的谜，我们村子里的一个老秀才平日为什么一边捡地上被丢弃的字纸，一边说着“罪过罪过”的话，然后神情肃穆地把字纸烧掉。

下得楼来，哥哥带我去教师办公室拜见了上学先生(那时不叫教师)。先生姓沙，四十挂零年纪，脑袋长得圆圆的，眉毛散淡，鼻子大大的，像弥勒佛一样和蔼可亲，哥哥也在他那儿上的学。这么说来他是我们兄弟俩的启蒙教师了。我哥哥的学名武穆(武是辈分)是他取的，还提前为我取了武稼的名，他还说，要是我们有个弟弟的话，就叫武穉吧。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添个弟弟。沙先生对我哥哥说：“带你弟弟去熟悉一下学校环境，然后领你弟弟去一年级教室里坐好，等候上课。”

我们穿过天井，来到了大礼堂。哥哥说，礼堂两旁是教室，我的教室在左首；礼堂是学生集会的地方。我在那里看到有一个低矮的台，那台依墙正中而搭，台上挂着蒋中正的像，像上方“礼义廉耻”四个大字庄严肃穆。我胆怯地问哥哥：

“墙上的像是谁呀，那人太威武了，我有点儿害怕他。”哥哥用食指靠到嘴边，说道：

“嘘，小声点儿。他叫蒋中正，是个大人物，又叫蒋介石，是我们宁波奉化人，先生说是大总统。”我放低声音说：

“大总统？是不是皇帝？”

“差不多吧。”哥哥点点头，“像上方的四个字，你不认识，

那是他的训诫辞。”

我稀里糊涂的“噢，噢”称是。

大礼堂前面是个大天井，天井中间是一条宽宽的石板路，两边是泥地，对称地栽有两棵柏树。柏树好粗大好粗大，其腰身够我们三个小孩合抱，它们的枝杈虬龙般舒展着，互相交错地搭起了一个绿色的棚。要问柏树贵庚多少，后来我才知道，它们从建岐山书院那刻起就被栽种在那儿，如今已足足活了近九十个年头了。可惜的是，在一九五六年夏季的一场大台风劫难中它们被连根拔起，享年一百。

从大天井走了过去，上了一个台阶，是走廊，廊沿两旁又是教室。这儿显然是高地，下去三个台阶有个内操场，哥哥说，学生在这儿做早操。我看到内操场右首又安了一扇大门，不过它关着。哥哥告诉我，上体育课的时候，学生从这扇大门出去到外操场。我听着听着，觉得岐山书院真好，在这儿念书一定会很有趣的。要是我去私塾读书的话，不知会扫多大的兴。我好感激父母亲大人。

内操场前面有个方形的池塘，塘边栽的都是些杨柳树。这会儿，杨柳树还未抽芽，枝杈光光溜溜的，看上去没有生气，但等三月春风一吹，一夜间就爆芽吐叶，要不了几天，嫩绿的细条儿倒悬着，时不时触摸着水面，该是何等的一种风景呵。

池塘前面有一座两层楼建筑，哥哥说，那是魁星阁。魁星阁干什么用？哥哥说不上来。反正它空着，平时学生不太去那里的。现在我才知道了，魁星是我国所说的主宰文章兴衰的神。魁星阁之所以建在学校里，具有一种象征意义，祈祷魁星让我们的学童文章有成。

一九四九年七月，我读完了小学五年级，那一年宁波解放了，解放军路过瞻岐，往横山挺进，据说是去消灭盘踞在舟山群岛的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队。我家因不了解新社会，误认为穷人家的孩子读书没有前途，于是我休学在家。这一休学，竟长达三个年头。我在《砍柴与拗笋》中对这段时间的生活有所反映。一九五二年秋，我继续了学业，次年以第一名的成绩在瞻岐乡中心小学高小毕了业。

我想升学，父母亲都很支持，虽说家境贫困。那时，学校不组织复习迎考。一放暑假，老师们都回家去了。得知鄞县第一中学招生的消息，记不清是七月里的哪一天，我们班上五六个同学相约去报名。报名地点在福明松树下漕，离家可远了，约六十华里。我们从没出过远门，相互壮着胆，没有家长陪同。早上，太阳还在睡觉，我们就动了身。翻过瞻岐大岭，路经凤凰溪、天童、登上少白岭，看到了拔地而起的七八层楼高的险峻的少白塔，我们不敢去爬，倒不是因为胆怯，而是怕时间太紧，会耽误报名。下得岭来，是少白村，赶到航船埠头，八点钟的早班航船还没开，我们才松了口气，坐到船仓里，我们的心定了。没坐多久，航船开了。我数数乘客，总共十几个人。航船起先用橹摇，到了大沿山(离少白五里水路)，增加了一条航船，改由汽船拖，船速加快了。行驶十里后，在五乡靠了岸，又拖了一条航船，以后是每五里一站，即辛桥和盛垫桥，候在岸上的乘客跳了下来，船仓里的乘客满满的了。到福明，是三十里水路航程站，我们上了岸，瞧一眼往宁波方向驶去的船队，问过住在岸边的当地老百姓，往松树下漕怎么走，到了目的地，在报名的大厅里我

们看到都是撞来撞去的考生，他们早已办完了报名手续，在等候体检。时间早已过了十一点，幸好报名处的工作人员还在，为的是照顾远路的考生。我们报好名，胡乱吃了些随身带的干粮，等着下午体检。校医照顾我们路远先体检，但待体检完毕，也一点多了。回家，我们没有搭乘航船，沿着河岸往少白方向走，大家有说有笑很开心，过一座小桥就数着，到少白，共走过三十六座小桥，现在想想，真够意思，也算是人生的一次经历吧。那天到家，快晚上九点了，我抬头看天空，星斗在闪闪烁烁，觉得家乡的夜空好美丽。我望过夏夜的星空很多次了，但没有一次比得上那一次给我的印象深。

报名后，我开始复习功课，语文和算术很难复习，我只看看历史、地理课本而已，至于考试难度究竟有多大，我也无法估计，一切随它去，我的心情很平和。

考试的日子到了，我们提前一天来到邱隘考点，考点设在邱隘区校。我们是走路、坐航船去的。多亏供销社食堂里的一位老大爷同意我们搭几餐伙。我们没有上桌去吃，端了饭和菜蹲在地上，尽管这样，还是吃得津津有味。我们不知道找旅社住宿，其实也住不起。我们在区校前面的河里洗了澡，在大厅的板桌上凑合着睡觉，被蚊子咬了一夜自不用说。我在睡梦里不断地听到小伙伴们用手掌拍着腿上驱赶蚊子的响声。

这一夜就这么过去了。上午我们考过语文和算术，下午考完历史和地理，已经三点钟了。我们匆匆地离开考场，急忙往家里赶，可以说是马不停蹄，要走五十五里路呢。走到五乡，碰到了几个天童的考生，一问才知道考场设三处：福明、邱隘和五乡。我们多走了十里冤枉路，叹息了好一阵子。这一次回到家里比上一次报名还要晚，把家里的人都急死了。

我能否被录取，按理讲是不成问题的，虽说报考的人有八百多，招收初一新生才二百名，但我是瞻岐乡的高材生呀。父母明确表态，考上的话，家里生活再困难，也供我上学。哥哥也很支持我，想想他连高小也没上，就下地帮父亲干活，我从心底里感激他。我可不能落榜呀。

有一天，我从地里收工回家，路过邮电所，邮递员笑嘻嘻地把一封信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是县一中招生办公室寄来的，我知道自己考上了，一刹那间，喜悦涌上心头，要多甜就有多甜。回到家里，我撕开信仔细一看，我以第十四名的成绩被录取了，高兴劲儿就不用提了。

九月一日，新生要注册报到了，我和另一位考上的同学谢鹏华结伴而行。我怀揣家里刚卖掉的一头大肥猪的钱，肩担行李(谢鹏华年岁小，雇人挑行李)，翻山越岭，走了三十里路，到少白航船埠头下了船。注册报到处设在松树下漕，我担起行李要走，鹏华却担不动自己的行李。这可犯难了：若将两份行李合起来担，我的力气也不够；无奈，我先把行李挑一段路放下再回头去担他的行李，这样挑挑放放传接着，好容易才到了松树下漕。办完了报到注册手续，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初一新生在辛桥分校上课，在盛垫桥建造的新校舍到年底才能交付使用。这下可惨了，我们得往回走十二里地，且身带行李。怎么办？搭航船不行，雇一辆车去，当时连手拉车也没有。干脆走路得了，我当机立断。我一段路一段路传挑着行李，到盛垫桥已经下午四点多多了。我精疲力竭，实在难以支撑下去；再说天色已晚，如果继续走路的话，天黑也到不了辛桥。说真的，我们俩急得快要哭了。这时，有个划着小船的中年男子见状问我们道：“两位小弟弟去哪儿呀？”我们答曰：“去辛桥读中学。”他听后，把船靠了岸：“我

送你们去。”我们庆幸遇到了好人，脸上露出了笑容。小船悠悠地划行着，晚霞落在水波上，一片金色的光点。我们向他道谢：“叔叔，我们会付给你船费的。”他对我们说：“我是辛桥人，顺路捎带你们，付什么船费。你们男生的宿舍在河岸边的宝林寺，教室在河对面的洋房里。”船划到辛桥，天色渐暗了。我和鹏华把行李扛入宝林寺，早在那里的同学前来帮我们。待床铺安顿好后，有一个同学陪同我们去厨房吃饭，那顿饭我们吃得真香，我至今尚记得清清楚楚，那次吃的是五香烤牛肉。

三

一九五六年，我初中毕业，被保送升入本校高中部。一九五九年，我读完高三学业，准备报考大学。说准备，其实一点儿都没有，我们毕业班学生的毕业考试和低年级大考同时进行。我报考文科，考试科目是语文、英语、历史和地理。区域地理和经济地理早在高一高二学完，学校没有安排课时复习，学生可在课余时间读读旧课本。复习历史时我就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一本范文澜编的《中国通史》来读。平时我读小说、读《人民文学》、《萌芽》《文艺报》等当代杂志。我订了季刊《文学评论》，津津有味地阅读有关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评论文章；我买了中山大学教授刘绶松著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及巴人的《文学论稿》，更是爱不释手地阅读。学校的宽松环境，任学生们自由地选择学习氛围，为我打好文学基础创造了条件。我并没有放弃数理化学习，而是在上课时更专心地听老师讲课，课后抓紧时间完成作业，以便腾出更多的时间去读自己喜欢的书，吸收自己认为有用

的知识。我读文学作品，不局限于小说，也读散文、诗歌、戏剧和电影剧本；阅读文学批评文章，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常常是将几种观点进行比较，看哪一种说法中肯些——所以我的文学欣赏水平提高很快，在同学们中间，我被誉为“小文豪”。在阅读的同时，我也搞搞创作，诗歌、散文、小说、评论都写。我的一首小诗“太阳当空照，信步下山岗，闻一片锄声，社员削春花(《昼行》)”，受到语文老师好评，说它读来朗朗上口，具有民歌风格，语言朴实，押韵自然，也有意境。我知道，他是在鼓励我。有一次，我在两节课的时间里，写出了批评文章《试论〈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一部苏联电影)的爱情处理》。语文老师再一次鼓励了我。这使我决定报考中文系。可是我一连填了五所学校中文系的志愿都没有被录取，倒是第七志愿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录取了我。

值此之际，我写一段参加高考前的插曲。有一天，邮递员同志送来一份上海戏剧学院招收戏剧文学系新生的简章。简章上说，那是招收首批学生，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十大城市同时招生，名额为二十人，欢迎爱好文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报考。我读了简章，产生了一个欲念，何不去试一试。于是，我写信去报了名。没过十来天，通知我参加考试的信件来了，考场设在浙江美术学院(杭州)。我没去过杭州，向我的代数老师(他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问清楚了美院的地址，是在湖滨六公园旁。我现在记不清是哪一天动身去杭州的。到了美院，我的第一感觉是其浓浓的艺术氛围陶醉了我，有的学生在搞雕塑，有的学生在进行人体素描，有的学生在写生，他们(她们)脸上的神情是那么执着和专注，我觉得他们的头上仿佛有一圈艺术的光环在旋转。要是我能考上戏剧学院的话，我一定追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中国的

戏剧搞上去。我那是年少气盛，口出狂言。

第二天上午七时，我进入考场，环视左右，见考生大约有四五十个人，只是女考生没有几位。我有点儿紧张，因为这毕竟不是一场普通的考试，参加考试的人这么多，能被录取的顶多一两个人而已，我可能没有希望。我这样想的时候，监考老师笑咪咪地把厚厚一叠试卷发到我的桌上。我吃了一惊，试卷张数怎么这样多呀，我翻开粗略一看，题型多样，内容广泛，涉及中外古今作家作品和文学知识，我虽然绝大多数题目会做，但卡壳的也不少。譬如曹禺《雷雨》中的繁漪的性格特点是什么，我只就阅读印象啰嗦了一通，却概括不出“倔强”二字，还有连电影《上甘岭》的主人公是谁也说不上来，更有对诸如“情节”、“细节”、“结构”、“冲突”、“浪漫主义”、“感伤主义”、“文学的人民性”等等术语解释得颠三倒四，尽管我读过文艺学引论，知道“文学的一般学说”、“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的内容。后来我才知道，很多考生是有备而来，他们手里拿有一本有关文学知识术语解释的小册子，我却没有准备。这一点在下午的写作考试中更见分晓了。在四个小时里要写三篇文章：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写一篇文学作品，散文、小说、戏剧不限；写一篇文学评论。时间紧，容不得我多思考，我只能硬着头皮写。人家呢，才过去两个多小时，都纷纷交卷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事先写好了的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背得滚瓜烂熟，这会儿抄到试卷纸上？叹息有何用，反正是考不过人家了。

我对落榜一事没产生太多的悲观情绪，倒觉得此行杭州，开了眼界，长了见识。读不成戏剧学院，上别的大学也不错。

我考上了大学的消息在瞻岐引起了轰动，因为我是解放后家乡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去的是首都北京。

一九五九年是国庆十周年，全国各地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去的人也特别多，观光人士、文艺团体、体育明星等等，货运客运特别繁忙。我身带行李，只身一人上路，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我在宁波站上了火车，到了上海，再签票转车。谁知排了几次长队，都签不到直达北京的票。傻等会误期的。无奈，只好签去济南的票。到济南，我已经两个晚上没有睡觉，人困倦得很，眼皮不时地耷拉下来，我强打起精神去排队签票，花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签到了去北京的票，我这时的心情比捡到了金元宝还高兴。上了火车，找不到座位，走廊里都站着乘客。我实在累坏了，肚子又饿，快撑不住了。我从背包里拿出两个干面包，就着白开水吃下去，总算恢复了些力气。一个有座位的好心人见我这副模样，建议我爬到座椅底下去睡。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到北京还要十几个小时呢。我管不得面子了，就钻了进去，倒头睡下，很快就睡着了。我记不得睡梦里看到了北京没有。当我睡醒从座椅底下爬出来时，那个人和善地对我笑笑：“小伙子，睡够了没有？再有四个小时就到北京了。”我点了点头，心里很高兴。

火车快速地行进着，我就要到达北京，不由得心花怒放，几天来吃的苦早忘得一干二净了。那个人和我攀谈起来：

“小伙子，去北京干啥呀。”我回答说：

“上学。”“上学？上哪所学校呀？”“北京外国语学院。”

“哦，我家在魏公村，咱们是同路。”

我庆幸自己有人带路了。

到了北京站，下得车来，那个人替我去接待站询问，得